張清恪公年譜

張清恪公年譜序

聖祖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寔為之冠公

安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為儒者既入庠序為諸生益勵志於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

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黃河擢濟寧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

聖祖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
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
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
卒販負皆知稱公然公
於學尤勤々未嘗以其

既貴而少有所急方公之廬訪江南也屢以事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吳持是非與同列爭幾蹈不測韋

天子知公久為昭直之得以
無罪願公數遭摧困出
險巇憂患之餘其行益
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
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

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其亦安能若是乃知公之所為自治者果與人異而其得於學者誠深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

持節江南旣編錄文集
復輯生平行事爲年譜
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
知公爲學之大凡與夫
先後涖官之節者皆可

按而得之刻歲屬予使
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
中丞監臨於予為師及
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
由倉場侍郎晉位尚書

禮部嘗從公趨
朝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
忘也於是乎書時
乾隆四年夏五月溧陽
受業任蘭枝識

序

古今之有正學天理所恃以常存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正學不明則人皆汨沒於辭章惑溺於虛寂而真儒不槩見矣　儀封張清恪公生平

事蹟載在年譜世皆得而見之其居鄉居官在在以表章正學爲先務葢公之素所自得者深故其望於人者至切也嗚呼世固有口談道學而躬行不逮當利害禍福之界

束手色變氣餒而不克自持者以視公之篤志力行歷患難顛沛而不渝相去為何如哉公秉道嫉邪權奸反噬議者深文詈公我

聖祖盡斥釁言直公摻行委任益

篤以此知公固道力堅定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卒得出險處亨者亦幸逢

聖人

御宇正學昌明之日也公巡撫吾閩首闢鼇峰書院遵程朱之正矩一振海濱鄒魯之

遺風維時漳浦蔡文勤公實得其心傳迨文勤公嗣主鼇峰講席鋐往受學因得讀公所刊儒先諸書癸卯以鄉薦入都從邸第謁公公引誘後進惟恐或失迄今十有七載

矣道貌法言恍如昨日　鋐自顧愚懦惴惴焉懼辜教澤而無以自立茲嗣君屬序年譜益用愧悚然而淵源所漸正學繫焉　鋐亦安敢自外哉後之君子尚論當代人物必以

不獲見公爲恨按其年譜默
契公所自得者而躍然奮興
焉是則公之所厚望於人也
夫時
乾隆四年正月人日門下士
寧化雷鋐謹序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

男師栻載編次

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晚號敬菴由儀封縣學
廩生中康熙辛酉科舉人乙丑科科進士初任內閣
中書調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河院知公有治河才
題請來工效力授濟寧僉事道歷任江蘇按察使司
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倉場總督管理錢法
堂事户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加二級
誥封光祿大夫
特贈太子太保
賜謚清恪給全葬祭加祭一次

皇清順治八年辛卯冬十二月初五日公生於河南
開封府儀封縣

公先世出自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公爲儀封文學遂家焉曾王父警吾公諱自新王父肖警公諱醇俱邑庠生績學未遇爲里黨宗師父東岡公諱岩少即能文有聲庠序旣援例考授州同知植德勵行尤汲汲維持倫紀利濟生民當事暨縉紳先生仰之如山斗至是東岡公年三十有一感有異徵誕公於嘉平之五日後因公貴曾祖考三代累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考妣累
贈一品夫人公梁太夫人出

九年壬辰公二歲

十年癸巳公三歲

十一年甲午公四歲

十二年乙未公五歲

十三年丙申公六歲

十四年丁酉公七歲

始入塾從秦先生明弼學

先生邑庠生見公入塾恂恂專志誦習不與同學嬉戲甚器之以甥女王夫人許字馬東岡公亦喜公有儒者氣象語之曰宋朝周張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傳者也他日務讀其書公誌不忘每過書肆必問有周張程朱之書否

十五年戊戌公八歲

儀舊有飲泉書院在西郊里許相傳孔子至衛嘗飲泉於此其後李公和即其地建書院楊公時薦又於井上建亭肆業者甚盛是時書院存而生徒四散公偶至其處問同遊者知為講論地慨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

十六年己亥公九歲

從李先生文實學

先生邑廩生人品端方學問充裕公敬事之歷二十餘年如一日

十七年庚子公十歲

十八年辛丑公年十有一

康熙元年壬寅公年十有二

二年癸卯公年十有三

始作文

四子五經以次讀畢乃習爲時藝甫試筆即敷暢有條理先生長者咸異之公嘗自言初學文時隨俗誦習時選墨程屢試輙斥乃從先王父言取前輩八大家文習之果獲售公爲文思如泉湧下筆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竄嘗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題而數易稿者統計前後所作四書文數千首詩經文四百餘首迨後潛心理學並封藏篋笥不以示人

三年甲辰公年十有四

秋九月丁梁太夫人憂

公呼號躃踊哀毀骨立有成人所不及者其天性純孝如此

四年乙巳公年十有五

事耿太夫人以孝聞

五年丙午公年十有六

春二月東岡公續娶王母耿太夫人公事太夫人恪盡子道不異所生

六年丁未公年十有七

始婚

公德配王夫人前明少保兵部尚書諱廷相公元
孫女處士諱嗣京公長女初
勅封孺人
加封宜人
晉封一品夫人與公相敬如賓公居外任未嘗携家
留夫人奉養耿太夫人每歲輸金輸粟并家園瓜
果衣服器皿於任以給日
用二十餘年猶如一日

七年戊申公年十有八

八年己酉公年十有九

九年庚戌公年二十

讀書蘭陽

公讀書於表伯傳堯仙家同學有表叔豈凡表兄戴公表姪匡山互相起發學業大進

十年辛亥公年二十一

讀書蘭陽

十一年壬子公年二十二

讀書北樓

公應酬應紛繁有妨學業移館於此專心誦習焉

十二年癸丑公年二十三

讀書北樓　受知於邑令倪公

倪公諱長犀江南贛榆人由翰林改授縣令初涖儀振剔吏治作養人材賢聲大著一日往義塾見公文謂塾師曰此大成之器非爾所及也我當親教之遂名面試文勝於前公大喜命執弟子禮公餘指授不倦試輙冠軍後倪公遷筑陽令卒於任清貧無以爲家公感知已歲輸粟以贍其後人

夏五月長女生

後適同邑國子生馬晉巳亥科進士浙江象山縣知縣諱駪長孫候選州同諱爾璘子

十三年甲寅公年二十四

讀書柘城

十四年乙夘公年二十五

秋八月入邑庠

是歲鄉闈揭榜始發童子案公名在第四未獲入闈 科試時在省城有某與某詬厲將結訟公素未相識問之二人乃同學夙契貧者以物强售富者峻却之遂起釁公曰此細事耳乃密取銀若干書富者名送至貧者處爭遂息

十五年丙辰公年二十六

十六年丁巳公年二十七

補增廣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二十八

補廩膳生

督學閻公文昌明博大知是遠到之器拔置第二

籲於庠

秋八月鄉試未獲儁

十八年己未公年二十九

十九年庚申公年三十

二十年辛酉公年三十一

秋八月次女生

後適同邑今江南太平府同知曹元夢康熙壬戌科進士兵部職方司郎中諱樸子

鄉試中式第二十名

是科正主考宣城施公閏章號愚山副主考眞定劉公元慧號怡齋房考商水縣知縣晉江郭公天

錦號舒霞公以詩經
中式闈墨一時傳誦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三十二
春赴禮闈
三月下第歸讀書城南陳阜岡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三十三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三十四
夏六月三女生

後適同邑附監生孔毓璁世襲國子監學正諱興
孫子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三十五

春赴禮闈

公過滑邑道有殍者謂土人曰盍埋之對曰屍無
主恐招尤且誰爲出資者公即購棺令土人報縣
而爲
之殮

二月會試中陸肯堂榜第五十五名

是科大總裁通州張公士甄號鏞紫婁縣王公鴻
緒號儼齋平原董公訥號默菴歸安孫公在豐號

屺瞻詩三房房考吏部考功司主事梁公欽構號
羽宸公文醇正典雅不隨時俗至今爲式

三月

殿試三甲第八十名

賜同進士出身

夏四月公歸搆園於南郊讀書

殿試後
聖祖傳諭新進士田家依舊讀書不可荒廢學業公
聞益自勵歸即稟命東岡公闢小園於南門外中
構書屋數楹藏書數千卷日夕博覽不輟既讀小

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恍然曰此孔孟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此矣逦於濂洛關閩之書口誦手鈔仡仡如將不及嗣後官閩官吳所輯諸書大半於家園讀書時裁定者也

冬十一月娶副室王夫人

公是時尚無子嫡配王夫人稟命東岡公廣求良媛聞處士德卿王公女有賢德乃聘爲副室後生子師栻師載夫人淑慎有才一切家政嫡夫人總其大綱而夫人經理之事上接下各盡其道宗黨咸敬服焉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三十六

讀書郊園

以家粟平糶

東岡公有田百餘頃雖瀕河瘠薄自奉節儉頗有積儲時值歲歉粟貴東岡公欲減價平糶以利鄉里公力贊成之後以爲常

二十六年丁夘公年三十七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七年戊辰公年三十八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八年己巳公年三十九

秋九月赴吏部考中書

公以獨子不欲久離膝下恐選縣令或值遠地迎養未便故就中書

得濂溪先生全集

是書刻板久湮購之不獲茲於京都報國寺得之寶愛不忍釋手後遂付梓以廣其傳

二十九年庚午公年四十

讀書於園

歲大饑佐東岡公施粥賑之

公啟東岡公設厰煮粥以飼災黎日數千人累月不休出粟數千斛全活無算凡死無棺莖無資者悉助之貸而不能償者即焚其券闔邑製萬民幛以頌德又立碑於門曰父子賢德萬人碑今碑現存

冬十二月師栻生

師栻字又南公長子以即用知州效力河工協辦江南徐州府宿虹同知

三十年辛未公年四十一

讀書於園

三十一年壬申公年四十二

秋九月補授內閣撰文中書

時選期已屆公念東岡公春秋高欲留侍養東岡公不可屢促之曰爾方強仕吾尚矍鑠何爲不仕

乃北上

就選

與冉太史永光講學

太史諱覲祖中牟人康熙癸卯河南解元辛未進士入翰林向與耿逸菴先生講學嵩陽書院所著四書五經詳說一以朱子為宗公初慕其名未與交至是同官京師一見即契合相聚講道論德幾忘晨夕公嘗言吾與冉永光交而所學乃大進

三十二年癸酉公年四十三

迎養東岡公於京邸

東岡公二月抵都
八月歸念孫故也

冬遇

覃恩

勅封爲徵仕郎父母俱

封贈如其官

三十三年甲戌公年四十四

夏五月改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復迎

東岡公攜眷至京

冬十二月丁東岡公憂

公改授中垣即迎東岡公攜眷至京八月二日爲東岡公誕辰同官偕來稱觴東岡公大悅杖履周旋終日不倦至十一月忽患中風公衣不解帶頃刻不離祈禱醫藥殫厥心力至十二月六日卒於京邸公哀痛幾絶凡附身者必躬必親都人士咸稱孝焉

三十四年乙亥公年四十五

春三月扶柩歸里

東岡公之喪至自京鄉邦士庶感昔日之惠郊迎數十里公至家即奉遺命凡向通緩急而未及償者悉焚其券延邑之耆儒商確治喪一遵古禮訃於四方親友屆期弔者填巷司賓執事各得其人送往迎來悉從其厚公居苫次歠粥面墨擗踊盡哀弔者莫不嘆服初議治喪之禮或有疑於所費不貲者公泣曰不孝平生未嘗治產皆先君子所遺留也以是而用之先君子於心獨無慊乎及喪畢公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哀毀三年以迄於葬如一日焉

夏五月師載生

師載字又渠公次子中丁酉科本省舉人雍正元年公任禮部尚書

特旨授一品恩廕時師栻已授知州銜遂讓次子承廕候補員外郎後以
特旨補戶部廣東司員外歷本司郎中揚州府知府現任江南河庫道

設義學聘邑孝廉繩其相爲之師

公閉戶守制而成就後學之心甚殷乃設學延師俾有志者偕來膏火膳脩皆公力辦　有僕弟蘇萬民者頗知向學公名至命之坐萬民辭不敢公曰以子好學故也第坐何傷萬民乃拜謝遂留而飲食教誨之待以弟子禮未幾入泮頗著文名

三十五年丙子公年四十六

家居讀禮

讓河地

邑有貧民周士及等逋賦無償強以河地二十五畝售於公公不得已售之報稅輸糧有年矣忽有蘭陽某宦越境冒認具呈當事爭之公畧不與校即呈縣願讓於是當事高公義而不直某某亦內愧中止有讓地呈

河地說載文集中

聘蘭陽進士傅豈凡爲義學師

時繩先生辭去赴部候選故復延傅先生是年來學者益衆

三十六年丁丑公年四十七

冬十月塟東岡公暨郭太夫人梁太夫人

肖警公塋在陳阜岡公以地窄另卜吉於藕河村祖塋之傍時郭太夫人梁太夫人先已厝於鄉庄至是遷於家中同發引或云棺出而復入於家不利公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知盡情盡禮稍伸人子之心而已豈計利不利乎塟禮一遵家禮凡芻靈明器百物咸備會送者千餘人公臨穴盡哀親自封土時服闋已半載未嘗即吉至塟後乃釋服墓四圍移栽楊及柏三四百株多擇高大者其長或至三四丈圍徑二三尺人咸以爲樹大無活理及春並長茂無一萎者人以徵純孝之感云

建家祠

建祠於家以奉禰便於朝夕聽拜盡事死如生之道

三十七年戊寅公年四十八

春二月請見書院成

儀舊有飲泉書院歲庚申邑令某毀之人不敢諍公此時即有興復之志後官中垣與冉太史交時論及之太史亦爲慫恿旣遭大故喪葬不違故先設義學而未及書院至是乃於請見亭之傍買地二十畝爲基前建大門中立講堂後架高閣東西建兩廂房閣傍有兩耳房繞以垣墻墻內外植樹

數百株閣中聚書數千卷招同志共肄業焉名之曰請見書院公自有記載集中　是年公有自勉詩曰強仕年逾八居然一老翁白駒愁迅疾青簡費研窮寡過思蘧相勤修羨武公遺蹤猶未遠努力在人功後以作詩有妨正學故公詩不過數首不以示人

夏五月入京候補中書

冬十二月歸

公此時已無志功名欲退而修明先儒之書引掖後進以垂正學於來世故歸

三十八年己卯公年四十九

聘太史冉先生掌請見書院教

是時太史告假田家應登封令之聘主教嵩陽書院及公誤書具禮敦請太史與公深契又有舊約遂來儀既而登封令力請田嵩不得已乃兩就太史好以太極西銘指示後學一時儀之士皆知向道不專以帖括爲事彬彬乎稱盛焉

夏六月水決城堤公築復完

時大雨水决儀邑北關堤口幾入城城中大恐公多覔布囊沙催民堵塞堤復完民得無恙總河遂寧張公閱河工詢知爲公力又過請見書院聞公與冉太史讀書其中深加歎美

三十九年庚辰公年五十

秋八月河督

題請令公河工効力辭弗許冬十月赴工

河督素未與公相識其具

題亦不以相聞公自謂未諳河務不欲往赴河撫告

病不准又赴部告病部以河工緊急催赴不得已

乃如清江

上治河條議

初陳分黃洩湖策二條一於清口對岸開支河一

道以分黃水之勢一以運口底置伏龍洞引清水

以溉民田又陳淮黃河務十條一黃水之強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淮水之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強一清口宜建安瀾閘一請復天妃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高堰周橋翟壩之堤宜堅築一攔黃壩宜盡拆一黃河兩岸之遥堤宜堅築一運河之下流宜疏通共數千言詳具文集中

四十年辛巳公年五十一

春二月督修黃河南岸堤

堤工二百餘里往來催督無時即安而日用車馬皆自備毫無所染

夏六月著困學錄

公自序云予幼受嚴父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頗知自愛毫不妄爲嗜讀書苦不能記凡隨時所閱可檢束身心陶泳性情者必內自省察其善者我果有之否其不善者我果無之否一一考驗又懼其遺忘也則從而筆之或於談論間或於靜坐間或於清夜平旦時意興觸發偶有所得亦附於內凡以備他日之參觀亦薛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先生居業錄之遺意爾按公始於河干迄於典禮無一日不有記錄共得前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四卷讀之見公無頃刻之忘學亦無一言之非正學也

秋九月搶護馬家港東壩

時尾埽走去水勢冲刷甚急公偶催工過此遂與同知金守倫姜竭力搶護十晝夜而水勢不衰公焚香虔禱於河神曰某等職事怠玩罪不容逭獨是

朝廷之工程不可壞無辜之小民不可虐惟神至聖至靈尚祈佑此一方禱畢下埽得無恙　催工寓鹽城主人之西席梁鳳老於童子試公索其文觀之曰尚可入學今正當科試何不往梁答以無資

公即贈銀趣之行果入泮

郝德政碑

有客進德政歌并欲爲公立碑公辭之客曰先生
催工年餘上不食
朝廷之俸下不受分管之餽日用飲食取之家中夫
役居民并加體恤感恩頌德出於至誠何辭爲公
曰所言皆某職分應爾者奚頌之有客曰職分固
應如是然在工多人誰能如先生之勤勞王事清
苦自甘者乎公曰若子言則更不可我方以職業
未盡爲憂而子乃謂在工數十百人皆不如我以
我之長形人之短人縱不忌我心何安其人乃嘆
息而去

閨中寶鑑成

輯古今女訓女
誡共二卷未刻

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五十二

春二月奉委督催高堰石工蝦鬚溝河

冬十一月

題補山東濟寧道隨本入京

公在河工清勤大著總河遂寧張公

題補公山東濟寧道其薦語云盡心河務勤敏趨事

爲人誠實卓然有守及到京選司陳某索厚賄時

濟東道與公同入京亟厚餽之先得引

見而公逢選司怒遏不得進至二十三日

聖祖忽諭吏部總河所題濟寧道何久不來選司不

能隱乃傳公引

見時值歲暮故遲至正月

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三

春正月引

見蒙

溫諭

正月初八日引

見於大西門

聖祖問何科進士又問狀元何人又問習何經俱一

一奏對又問何處人奏云河南人及出

聖祖目送之遂

准補濟寧道

二月赴濟寧道任

濟寧道職司河庫支銷每歲陋規約可得數萬金公悉裁革毫無染指又前任於催漕督工諸要務俱另委員不行親察公勤勞河干無間晝夜寒暑雖鞍馬舟車皆帶書籍暇即披覽故學業日進

運家粟賑饑

時山東大饑公從河南運穀兩船將以賑濟饑民總河謂賑民恐不敷命賑河標兵公又運錢及綿衣至濟寧傾資廣惠衆賴以濟

議發倉穀賑兗州府屬荒

總河奏

旨遴選賢能官十員會同藩司兗守公議賑濟公與陳公鵬年與馬公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餘石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久之接藩司移文責公擅動倉穀取職名題叅遂以敬陳賑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饑乃奉

諭旨非本道敢於擅動也發倉穀以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巳也使當日

奏

旨賑濟不發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且如此救濟饑民而兗民之死道路散四方者尚不

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黯過河内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被叅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為戒視倉穀為重民命為輕一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而不加卹害有不可言者矣上臺無以難得免賠補　公賑汶上時一婢以領米來舉止稍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壻未婚亾父母其叔以質監生孔某為奴問其價如數償之名其壻至給衣成婚

條陳賑濟法

有救荒事宜十條載文集中

遇

覃恩加一級

誥封奉政大夫父母俱加贈如其官

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五十四

建清源書院於臨清

臨清為東省大都會公出巡駐此捐俸建清源書院請本地鄉先生主教命士子讀書其中資其供給公餘輒至書院與諸生講道論文造就甚衆及陞任猶留銀二百兩置田以爲永久之計致書東

昌守令其管
理使無荒廢

夏鎮書院成

夏鎮爲江南山東接壤之地人文甚盛公奉河院
命捐俸建夏鎮書院請本地泰　主教撫二省
士子讀書其中
一時人文蔚起

白鹿洞學規衍義成

以朱子所定學規爲綱而集經史及諸儒之論以
實之後於福建刻學規類編此書未授梓

校定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原本

此書陸稼書先生刻於靈壽公得原本較之以爲上截旁註俱未詳刻且末後增入朱子訓息箴似不如原本之盡善乃校訂原本亦未及付梓

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五

春二月

聖祖巡閱河工公赴臨清接

駕

召對

賜御書匾額扇一詩二

匾額布澤安流四大字

扇書舊作倣二王墨蹟

春暮芳菲滿禁林鸞箋暇晷學來㑹銀鈎運處須師古象管揮時在正心案上露凝銅雀潤簾前花照墨池深却思隸篆原羲畫精理圖疇細討論

五言律詩一首

三載齊民饑多方濟一端後先亟在兹晷刻心難遣

南巡舟行會通河雜咏四首之二

七言絕句一首

金馬詞臣賦小詩梨園子弟唱新辭君恩還似東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臨米芾

夏四月

聖駕回鑾設法蓄水

御舟以濟

時運河南旺以北水勢甚小公乃相度形勢量水淺深知利運閘之水可以北注令閘官堅閉寺前鋪閘并啟柳林十里閘河三閘而閘利運閘放水北注其勢暢流及公赴臺庄接

駕閘官不用命數啟寺前鋪閘板以致水盡南流南旺以北水勢仍小

御舟未可遄行公乃閉開河閘袁口閘靳口閘俟御舟至乃啟板竟得無滯方
聖駕在五里鋪下營時見河水甚小內侍一夜數次至閘問水淺深衆河官紛紛議論有謂利建閘濟南運不濟北運者有謂當閉利運閘者有謂當閉柳林閘者非公精察水勢不爲衆議所淆則河官以水淺獲戾者多矣

復建濟陽書院

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公捐貲修葺煥然一新集士子講道課文興起甚衆

補刻泉河史

此史胡伯玉先生所作志十有一表三文簡古而記載詳備爲治河者必需之書舊板散軼多缺畧公訪舊本訂其缺者與同知蘇君共補刻之其書復完

著張廸宜配享啟聖祠議

夏因催漕至臨清謁文廟見啟聖祠配享宋儒先人周程朱蔡而無張子之父心竊疑之以爲張子歷代尊崇與周程朱同而配享啟聖祠獨缺張子之父似屬未備後至闕里亦然是向者禮官失於詳考也因作張廸宜配享啟聖祠議載文集中

四十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六

春三月奉
旨設法蓄水量塘放船
聖祖開山東運河水小乃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赴
山東封閘兼催漕運臨行
諭之曰山東濟寧道張伯行熟於河務爾與他設法
蓄水量塘放船盡心協理自可無悞德公到山東
傳
諭公即恪遵
聖訓晝夜河干凡蓄水之方放船之法無不盡心竭
力委曲詳盡是年漕船隨到隨行並無阻滯
居濟一得書成

公將蓄水放船之事考往古成法驗當今地勢推類發明成運河條議一書後更名居濟一得

補刻北河續記

嵩岳閻公所作板藏張秋公署歷久散失公訪其舊本補之亦治河之一助也

夏五月陞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

秋八月歸省

自濟寧赴江寧道經里中省　耿太夫人詣　先塋行焚黃禮留十餘日即赴任

冬十月公赴任減謁上禮

抵江寧吏呈往例餽督撫贄見食禮幣禮等約需銀四千兩公曰我為清官豈能辦此乃以罰中所携繭紬扇帕等物值數十金分餽督撫俱不受又初詣撫軍時面諭云揚州府有秀才六人犯罪應褫衣巾貴司即當具詳公退閱其案不過因事憤激獲罪於知府實無大故遂據詳代辨撫軍怒駁回公愀然曰以窮秀才衣項逢迎上官我不為也再詳力辨凡三四而後得請然撫軍滋不悅公見直道難容慨然有告歸之志既以

聖駕南巡不便遽請姑待之

謁敬脩熊先生

熊公諱賜履公座師王儼齋先生之座師也時致仕僑寓金陵公謁焉論為學居官之道深相契合

十一月謁龜山楊先生祠

祠在常州府公至蘇便道謁之以志景仰其後人刻先生全集又序之

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五十七

春正月

上南巡公赴濟寧接

駕隨至吳

公在濟寧魯橋地方同衆官接

駕即奉督撫委辦應用等項不得時覲

天顏至清江閘同江蘇布政司宜公思恭伺候
御舟過閘
聖祖問你是何官宜遽奏名
聖祖曰誰問你目視公曰問你公奏曰臣江蘇按察
使張伯行
聖祖頷之隨
駕由三岔河至龍潭督撫派公修治江寧道路時夜
大雨路多水隨奉
聖諭朕在口外打圍泥水俱慣走但騎馬可走即是
不必精工
駕將至南京督撫忽傳公速持令箭親到城中傳本
地鄉紳眷屬曾受
誥命者同出接
駕公曰向無此例且婦人接

駕亦不成體若必行之祈另委員本司實不能奉命
督撫怒曰爾爲屬官不受上司指使不畏叅乎公
曰本司不合於時原自知不久於任即以此事去
官亦無不可督撫無如之何事竟已
駕至江寧將幸兩花臺又派公修理奉
聖諭朕去得急修路不必精工時
聖祖命督撫保舉江南賢能官公不與一日引
見同知以下官十三員應由藩臬隨督撫持綠頭籤
引進單上並列上下兩江藩臬而督撫獨不許公
進引公請進督撫云爾身子太胖大到、
聖上面前惹下禍來算誰不是公曰我接過兩次
駕並未曾惹禍今決無妨況單上無名即不進去亦
可今並開兩江藩臬而我獨不見萬一
皇上問及豈不反有不合乎督撫無以對乃同進至

聖祖前
聖祖獨向公曰朕原認得你你叫張甚行公奏曰臣叫張伯行
聖祖曰朕一到江南即知爾做官好隨問總督云他做官何如曰好又問巡撫他做官何如曰好時京江張中堂侍側
聖祖又問之亦曰好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引見各官訖
聖祖又問督撫江南還有如張某一樣好官乎對曰無有
聖祖曰旣無有何爲爾等不保舉他今朕自保舉他將來做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他將來有貪贓壞法之事天下笑朕不識人公謝

恩出

三月陞福建巡撫拜

命於松江

行在

至松江

聖祖名公諭曰福建地方着你去料理遂謝

恩出即下巡撫福建之

命

夏四月於杭州

行在

賜御書區額對聯詩扇眼鏡暨家祠區額

鑾蹕至杭州

賜御書慶惠宣猷區額又

賜御書嚴疆遠握南天節海嶠勤宣北闕恩對聯又

賜詩扇一柄公求祠堂區額

聖祖即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

賜又

賜眼鏡一枚

駕回蘇州

聖祖曰福建地方要緊不必遠送遂請

聖訓

聖祖曰各處風俗不同不可變更到地方只要安靜

奏曰臣才短無以報

知遇恩今斷不敢要錢以負

皇上

聖祖曰人俱如此說今看爾做去又回奏云臣父向

常訓臣報効

朝廷不可要錢臣若要錢不惟不忠且無顏見臣父

於地下

聖祖又諭云屬官不好先教導之不可就叅他倘不

改然後叅之臺灣地方時時鼓譟爾須留心其餘

顧問及奏對不能詳記

駕到鎮江遂

陛辭赴任

作延陵書院碑記

書院在常州府乃吴發祥所創建又置膳田四十畝以贍學者寧都魏氷叔安溪李厚菴德化毛心易皆甞講

易其中

五月過嘉興求故御史陸稼書先生遺書盡得之

公素慕當湖陸稼書先生之學乃程朱嫡派爲薛胡後一人赴閩過嘉興乃託别駕項君至其家求遺書得讀禮志疑讀朱隨筆問學錄皆向所未刻者後并刻之且爲訂正其年譜有來問學者每舉先生學術辨示之謂天下賞心快事未有如此等書者也　公僱民船四號由錢塘江入閩路遇某

太守亦赴閩任大船十九號不知前行者乃公也命傍岸行舟人欲爭公命讓之後覺急追至舟請罪公曰我船小爾船大應讓何謝第爾船何多共帶人幾何對曰三百口公曰我爲巡撫止帶二十餘人今爾一太守而帶三百人能爲清官不累民乎速發回二百口則可不然吾執法不能容也其人懼發回其半奉職維謹公卒保全之

六月抵福建巡撫任

公至署見鋪設甚盛金銀器皿錦繡帷幕炫燿於目召吏問之曰往例撫院新任行户恊備公曰吾生平未甞用此豈可過分况行户即百姓可濫取乎命各具狀領回家人欲酌留數物公弗許盡撤

還之取前任存
留舊物以備用

除撫標隨任兵糧募壯丁補之

撫標向有隨任家丁兵糧五十名以家丁充數實則糧歸巡撫公到任中軍呈在例公曰我家人一二十人皆庄農不諳弓馬豈可冒食
朝廷糧餉即令另募壯丁補額并咨明兵部

禱雨得甘霖

時閩亢旱公齋戒虔禱
各屬先後得雨遂有秋

飭行保甲法

戢盜安民莫善於保甲向皆有名無實公詳具條約飭地方官力行之且於保甲中寓鄉約使民讀法勸善其制盡善載文集中

勸置社倉

每鄉各置二倉每年一存一放遇荒歉或平糶或賑濟即於鄉約保長中擇有才行者主其事官吏不得干與

冬十月題報臺灣旱災

臺灣秋旱又遇颶風故田禾被災公即具題得蠲糧三萬餘石

題請買米平糶

閩省人衆田少豐歲所入尚憂不足耑賴商船帶米接濟是歲夏旱商船少米價貴後得雨稍平公恐來年春夏之交商販不至米價驟長請動俻賑監穀銀於湖廣江南江西廣東買米平糶奉
旨准行米價得平

禁米入海

閩省環海海寇潛來糴米內地商牙利其重價私運出海勾通汛弁明知故縱因而米少價增公嚴禁之其出海諸弊訪除殆盡

授安戢臺灣兵法

臺兵跋扈時上山鼓譟公受
聖祖諭留心安戢適崔總兵相國赴臺灣任公密與計曰鼓譟必有頭領到鎮必需細訪若待有事處置彼必鼓衆撓法須於無事時遇有別項不法之事將爲首者送至省城重處除其頭領餘人亦無能爲崔依公計終公之任未嘗鼓譟

建鼇峰書院

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四傳而得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後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羣然興起理學獨盛故稱海濱鄒魯公謂此邦人士可與進道力欲振興遺緒乃建鼇峰書院於九仙山之麓

俾有志者入院肆業資其供給衣服并給往來路費一時有志之士慕道偕來幾數百人公餘之暇輒為學者指道統之源流示入聖之門路諄諄亹亹士皆鼓舞奮興卓然有立又出先儒語類文集諸書命分任編輯親為校正論定付之剞劂使正學流傳後世所刻諸書分年詳載於後又有共學書院令有志於道而未能忘情舉業者居之亦循循善誘之意也又旁置社倉以備荒歉丁酉歲

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

賜御纂書籍

學規類編成

書院初開公以為學之道首重規程規程不立恐後學不知用力之方於是首列朱子白鹿洞學規

而博採先儒論學格言凡為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無不畢舉名曰學規類編首刻之以惠學者

養正類編成

公又以蒙養弗端則過時後學勤苦難成輯古昔嘉言若干卷名曰養正類編以佐朱子小學

四十七年戊子公年五十八

春正月却琉球貢使私餽

琉球使人到閩往例餽送彼國土物公却之不受且檄屬員一體遵行

三月除永安盜

時因不雨米貴永安縣盜首陳首魁等糾夥搶米擾害地方聞捕遠颺時出沒於山徑叢雜之中公設計擒獲正法寛其餘黨又有積盜朱章四處竄逸亦細訪擒之地方遂安

毀福州五神祠

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鄉里土人惴惴崇奉若死生禍福俱懸於香楮牲醴公命毀其祠或云不可前任遲太守以獲戾於神而卒公曰偶然耳卒毀之後改爲義學祀朱子於其中

禁度女爲尼

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幼女髫髡之號佛子盈千百不可問公嚴禁之盡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尤貧者更為設法贖之數月間怨曠得所輿情大悅

勸民葬

閩俗惑於風水有停柩在家多年不葬一遇祝融化為灰燼公出示曉諭限期安葬有不遵者許鄉保報官治罪又送葬親朋輿馬之費有累葬家并禁之

飭註釋

上諭十六條

命各屬縣令會同教官聚滙博士子將
上諭十六條援引經傳律例并實以事行逐條詮釋
朔望講解
以與民行

欽賜人參

提塘賫
御賜人參二觔至閩即繕摺遣家人謝
恩

題廣鄉試解額

福建每科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額外中五經三
名乙酉科欽奉

恩詔增中十名未爲定例公以人文日盛請嗣後照
乙酉科八十四名取中永爲定例

題請帶徵臺屬舊糧

臺灣自上年被災奉
恩蠲免之外所屬三縣尚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
九十六石四斗公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民鮮蓋
藏新舊并徵民力不給疏請分年帶徵民咸德之

秋八月監臨鄉試

入闈與主考同考立誓神前務期宿弊一清其內
簾官必擇素有品望及文字未荒疎者是科遴選
公明士心悅服一士卷污違式應貼出公閱其文
頗佳給卷另謄後中式

冬十月主試武闈

往例試馬步箭分三道主試居中提調監試分左右公慮一人耳目有限且意見公私各別乃合爲一道公同察覈必衆口交稱乃爲合式鎖闈試策論亦集同考公閱其嚴慎過於文闈有從提調來薦一人公曰此

朝廷名器非我所可假也又言往日撫軍無不曲從者公曰惟自有私故徇情今我無私亦不徇情當爲我謝之及榜發僉云武闈從未有如此之公明者

欽賜鹿乾三十束

鍫房師郭公

公鄉闈房師庚戌科進士河南商水縣知縣郭諱天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時已没貧無以塟公捐已資二百兩爲誌而塟之且令伊子　經理書院事

註解

上諭頒於各屬

公既飭各屬註釋上諭十六條與民講解乃復自爲訓解凡三帙一帙引經據典剖悉精微所以訓廸秀民一帙方言俗語明白易曉一帙歌詩尤詳明警切所以啟廸愚

民刻成頒於名
屬使朔望講解

道統錄成

舊有道統傳一書仇君熙所編上自堯舜禹湯下及周張程朱所列頗慎公以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黃農尚書所載契敷五教臯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傅說有誥有命而孟子叙見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道統所屬皆不可畧故作道統錄

立德部文集成

立德部以周程張朱之集爲宗而楊龜山尹和靖謝上蔡羅仲素李延平皆得伊洛之傳者也張南

軒黃勉齋真西山熊勿軒陳克齋皆學考亭之學者也元許魯齋明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醇乎其醇而吳朝宗曹月川陳剩夫其學問淵源亦一軌於正故并列焉吳朝宗名海閩人生於元末至明隱居人無知者公得其所著聞過齋集讀之曰此程朱之嫡派也遂刻於立德部中其餘諸儒之書公所未見者將次第訪求續入公之意蓋欲使正學昭著於千古云

家規類編成

取月川曹氏家規輯畧更益以前哲訓言易知易行者使人人知修齊之道

濂洛風雅成

公平日不教人作詩此集編濂溪以至整菴諸大儒之詩以爲吟咏情性得詩之正讀之可以陶淑身心無取乎剪紅刻翠劌目鉥心以取悅於人也

陸稼書先生文集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講義皆刻成

公於嘉興得先生遺書三種到閩中并其文集講義皆刻之至是告成

王學質疑刻成

此書張武承先生所著陸稼書先生稱其窮盡陽明根株曾刊布之公以流行未廣學者無從得見

又刻之閩中時有聞公刻是書而怒者致書於公欲令毁板公弗從

四十八年己丑公年五十九

題請移四川學道陳璸爲臺灣道

陳公甲戌進士廣東番禺縣人初任古田縣隨任止五人布衣蔬食廉聲大著後改調臺灣知縣兵民悦服

特陞四川學道時臺灣道員缺難其人公特疏請移補

聖祖允之

秋九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十一月署浙閩總督事

公方籌畫海疆整飭文武僚屬訪求所以造士養民者旋奉撫蘇之

命設施未竟士民咸以為憾　公素嫉邪崇正尤汲汲以培植人才為務爾時公餘之暇擬有鄉舉里選廢斥天王教等稿將次第條陳旋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俱未及上今載文集中

十二月

賜榛子五斗

移撫江蘇

聖祖一日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當移撫之李奏曰閩省近來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年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相爭朕為天下地方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閩遂移江蘇巡撫并

命馳驛赴任士民數萬遮道扳留不得乃塑公像立祠於鼇峰書院之旁

濂洛關閩書集解成

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公生平所寢食寤寐不厭不倦者也嘗謂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

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性體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之所淆惑必周程張朱之書日經於目如耳提面命常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傳以上溯乎唐虞三代道無不一也玆擇其語之精醇切要者分爲四集以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又出其平日所詮解者與門人互相參酌而存之名曰濂洛關閩書集解葢公之學得力於五子者最深而生平纂輯之功於此書亦最勤且久故

兩朝皆以進

呈

立功部文集成

此部編漢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文集五公非無德可稱而功爲著故名曰立功部欲有志於事功者知所景仰也

立言部文集成

此部編韓柳歐曾蘇王之文公以八家文時有合乎道者然因文以求道猶與道爲二故僅傳以文欲學者學其文更求其上也

氣節部文集成

節義之士其氣配乎道義讀其文可使頑廉懦立有功世道人心故立氣節部集凡五人曰文文山

謝疊山方正學
楊椒山楊大洪

道南源委成

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編道南源委載閩中道學始於龜山迄於明儒公復於其未備者補之稍異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以爲道南之發端而名仍其舊不欲掩朱公之美也

名儒粹語部成

公以先儒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而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故於文集外又彙刻名儒粹語部其書爲二程語錄二程粹言朱子語類朱子學的上蔡語錄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

業錄羅整
菴困知記

伊洛淵源錄刻成
是書向有刻本歷久漫漶公取考亭舊本重訂付
梓以廣其傳

思辨錄刻成
婁東陸桴亭名世儀國初與陳確菴瑚講學於吳
中稍雜陽明一派後悟其非一以朱子爲準著思
辨錄公以爲體用
兼具乃遴擇刻之

編次歷朝文集

立德立功立言三部爲初集玆又得二十一家文刻爲二集始於是年其後次第告成

四十九年庚寅公年六十

春正月馳驛赴江蘇任

時總督噶禮亦甫蒞任噶前撫山西有貪殘聲及將兩江人人惴恐聞公將至七府一州人心差安蓋公之廉明予惠已於任臬司時概見也公未入境先行牌禁止科派行户鋪設衙署及入署四壁蕭然公恬然安之嗣後日用所需一切皆取於家每年約運三千金而家貲因以日匱無錫縣依往例送惠泉水至署公初受之後知亦派民載送即不受

請

陛見不允

募補撫標隨任兵糧如前

撫標隨任兵糧守兵三十六名馬兵五十名其額更多於閩悉照閩例募兵補足

禁止餽送

時總督貪汚屬官以餽送之多寡爲優劣公獨行禁止其畧曰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汚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都院氷蘖夙

盟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總督爲之側目

題請賑濟淮揚徐三郡

淮揚徐去夏水災前撫于公已題請賑濟至秋而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復被水災是時春氣尚寒麥秋未届小民覓食無從公移咨總督會稿具題賑濟總督不欲以地方災祲上聞力阻之公即獨具疏竟得請總督於是不悅

三月至無錫講學東林書院

書院舊爲楊龜山倡道之所而有明顧高兩先生所脩復以接引後學者也公至瞻拜遺主招耆儒

高愈錢仲選顧培顧鏊等講學其中闔邑人士多所興起

題請帶徵江蘇各屬漕米

四十七年江蘇松常鎮五府屬被災經前撫于公題將被災田地漕米緩征一半至四十八年一并征收公以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兩年帶征亦准行

題請借庫銀買米平糶

江南生齒殷繁民鮮葢藏又連年歉收米價高騰公恐小民難以度日疏請於江蘇藩庫借銀三萬兩赴鄰省買米分撥各屬減價平糶又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一面具題即一面動支藩

運發賣
聖祖嘉之

赴淮揚監賑

初公曾稿請賑總督不許及
特旨允行總督欲同監賑凡文移告諭俱欲督撫並
行公悉從之於是總督
監賑徐州公監賑淮揚

講東南水利

公以蘇松向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凡水道之通
塞閘堰之興廢應疏應築莫不細心諮訪

禁奢華

蘇郡習俗華靡衣飾宴集奢豪相尚凡遇婚喪選勝爭奇靡有底止民以重困公出示禁止且躬行以率家人悉布衣署中供給不過腐菜脫粟而已

夏五月旱步禱得雨

公禱雨於元妙觀是日午時即雨司道府俱請撤壇公曰未霑足也又躬親步禱連得雨四野霑足乃撤
壇

禁米入洋

松之上海並接壤浙屬嘉興府之乍浦皆係出海之處海逃每年以厚利誘楓橋牙行運米下海一

時米價髙騰小民艱食公嚴飭汛防又訪奸牙痛
懲弊稍息

六月公赴常州熱審回具疏告病

詔留公

赴常會審

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枘鑿不相入公直行其道務
興利除弊舉廉懲貪不容稍緩而總督每事掣肘
公素志莫伸遂發怔忡之疾因疏請解任調治奉
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
正資料理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視事

理少司農張公喪歸京師

司農諱世爵字克繩奉
命任閩賑濟事竣還
朝至蘇病卒舟中無親族一人在側公殮之以禮經
理其喪歸於京師

禁遊民

蘇人好遊每遇佳辰讌舫雲集士女雜沓演劇飲
酒名曰勝會所費無算公嚴立禁示是年名勝之
地遊人
絕少

秋九月赴鎮江會審屬庫案

江蘇藩庫歷任相承虧空數十萬四十八年總督
噶禮題叅藩司宜思恭於是前撫院于亦罷任

聖祖命公移撫江蘇而以蘇州知府陳鵬年署藩司事至是

欽差户部尚書張鵬翮會同督撫審理属庫一案總督悉陳鵬年廉能與公一心并撫入劾之看守於鎮江城隍廟總督欲致之死公力保全之陳公在鎮江三年餘賦詩飲酒淡如也後奉

旨入南書房

不次擢用

冬十一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飭除漕弊

江南漕糧甲於天下而收糧之弊亦多公細訪嚴禁之自公在任官吏旗丁無敢不奉法者

上大計疏盡除屬吏貪殘不職者

時七府一州屬吏多爲督臣噶禮私人大計多所袒庇公欲盡去之以除民害督臣不可藩臬兩司往返幾匝月公持之堅卒不能奪疏出江南士民鼓舞稱快

赴上海會議巡海

海賊鄭盡心等在洋肆行復至
盛京錦州地方登岸搶掠被官兵追勦餘衆遁走
聖祖命各省搜捕公因總督來蘇欲從上海下洋乃同赴上海會議既以撫標無戰船水師而民船又

不可用乃公同會議將軍總督下海而公與提督
沿海巡緝以防内地潛藏具摺奏明

查究通洋巨棍張元隆

張元隆者名豐號羽可又號御可上海人以監生考授州同又充海洋船行行號元隆故稱張元隆多集匪類廣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爲號頭船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餘俱照此編號又與各處洋客冒領照票每縣數十張姓名籍貫任意揑造其船出洋或稱遠洋未歸或稱載貨往東洋原貨帶回又往他處船票多不遵例報銷是年七月鄭盡心等來往　盛京敗走之時擄船户張元隆具報上海縣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牌照裝載

客商前往遼東貿易行至山東文登縣馬島嘴地方遇賊船二隻擄刦貨物縱火燒船營汛坐視不救又詞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倘宵小日多盜風日熾將爲地方隱憂等語公以一船户而口出大言且似預知鄭盡心等欲往奉天者心竊疑之及公與總督至上海同議出洋元隆以洋貨來餽值幾千金又欲爲公鋪設海船公却之細訪其人得其廣置洋船冒領照票等欵心甚駭異而元隆先有族弟張令濤在總督幕內引餽洋貨拜門生總督大喜令濤即令總督託元隆催洋船覔舵工水手元隆於是擧所蓄積爲總督鋪設洋船值幾萬金炫耀十餘日後下洋回使令濤押赴江寧入督署比時有蘇松鎮兵在洋盤獲閩人余元亨等趕繒船一隻人照不符良奸莫辨

解地方官究訊其船票供係張元隆在華亭縣冐領公於是發常熟知縣章曾印署上海縣通判周玿訊問口供元隆恃總督交好託病不出兩縣親至其家錄供元隆踞上坐兩縣坐其旁取供公聞大怒即命拘拿而兩縣莫敢攖其鋒止具牧管在家至次年正月公田蘇提訊上海縣遽報元隆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並無里隣甘結亦無醫生報狀乃具摺據實奏

聞

編刻歷朝文集成

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四部所刻文集已數十家公檢所應刻者尚多乃有歷朝文集之刻於是石守

道呂東萊崔後渠魏莊渠海剛峯汪仁峯蔡汝濱陳確菴陸桴亭張楊園魏貞菴熊愚齋湯潛菴耿逸菴施誠齋吳繖仲汪默菴應潛齋魏環溪文集次第告成

近思錄集解成

公服膺是書有年嘗以葉公采所解尚有未備廣集諸說與門人更相叅酌校定付梓嗣因板失𨩆使尹公會一重刊於維揚安定書院

古文載道編成

選宋元以迄本朝儒者之文與道相發明者欲學者不為浮夸虛誕之詞也

續近思錄集解成

考亭門人蔡氏已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又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又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又有朱子節要江都朱某又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前後搜輯朱子之書者甚衆而公任歲所輯濂洛關閩書集解摭拾亦云勤矣然朱子之書卷帙浩繁精微難盡茲復按近思錄集解條目而續之又爲詮釋與前錄并行葢公於朱子不忍有片語之或遺也

五十年辛卯公年六十一

夏六月師載入泮

題報海洋被刼三案

時鄭盡心等已被閩督緝獲審供解部并將所供揭送江南督撫公査江南上海縣張元隆海賊刦貨等事一案華亭縣張永昇海洋被刦等事一案蘇松鎮水師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互異一案歷訊口供與閩督所揭送鄭盡心等口供皆可互証公

題請

勅部審問鄭盡心等有無在洋刦貨及與張元隆等曾否相識以結江省懸案

秋九月

題報蘇郡士子擡財神入　文廟

是年鄉試副主考趙晉與提調馬逸姿內外交通廣放關節又總督亦欲於科場取利是以毫無忌憚賄賂公行榜發後各府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乃以場後風聞等事疏參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以希自首免罪而蘇州士子千餘人憤懣不平共擡財神入文廟供明倫堂蘇府詳報公據實奏

聞

冬十月赴省主武闈試

公率各官對神自誓外場俱公同校閱必衆論稱善方入闈試策論榜發一時咸頌公明謂勝於文場百倍云

十一月赴揚州會審科場作弊事

左王考疏題場後風聞時原與總督關通總督索銀五十萬兩許代爲周全是以左疏中有或提京
廷試或發督臣嚴訊之語蓋懼公執法故不及而督臣向有定議可就商也疏上奉
旨着户部尚書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而公題報㩳財神一疏亦發會審公於是遵
旨赴揚會同審訊時吳泌買舉案内之俞世臣供出安藩司書辦李蔽門路李蔽又供出馬藩司家人軒三付關節收金子証供鑿鑿總督大怒護庇馬藩司欲刑斃李蔽以滅口又不肯提軒三赴訊公正言相勸總督時時發怒及軒三到案審訊顧馬

藩司云王子救我誰使了銀子叫我替你捱夾棍
又云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所供多
怪異公欲詳問總督不可
欽差大人畏其勢不敢逆嗣後總督每託病不出所
提犯人亦一名不到在
揚州月餘竟未成招

廣近思錄成

是編集南軒東萊勉齋及許薛胡羅之語皆近裏
着己工夫學者取資於正續二編而又讀此錄入
聖之階
梯備矣

諸儒講義刻成

公嘗云講義與集註相表裏集註主於闡發聖言講義主於勸誘學者立說雖微有不同其理本無二致舉業盛而講義廢所以人不知有爲己之學乃彙宋元及今諸儒講義而刻之惟陸稼書松陽講義另有全書不復採入

續伊洛淵源錄成

續錄自明成化年間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藁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雖未詳定而編輯頗嚴方山則於金谿永嘉永康悉爲編入又失之雜公於是折衷於方石莆陽之間訂爲二十卷凡得朱子之傳者不遺不濫淵源可溯云

五十一年壬辰公年六十二

春正月疏劾兩江總督噶禮

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内外臣工無不奉法兩江督臣噶禮

受

朝廷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

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効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

之人才以培

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
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左必蕃題叅疏内有或發督臣嚴訊之語又風聞總督有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啟供出藩司家人斬三賄賂情實督臣輒大怒欲將其脛夾折臣㧞督臣今日會審儼如
朝廷在上爲臣子者不可動氣況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拑其口曷由明白因與
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
督臣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
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
斯
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誡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
制科以來未有如江南辛卯科之甚者竊思此案
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
人以後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
爲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口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爲奉
旨察審之人真情何由得出
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
名不能提真供一句不能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
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
雖臣庸懦所致有負
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
煩瀆
聖聽耳至
欽差大人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又因伊子張
懋誠現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總督藩司皆得而
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則
督臣欺

君壞法之罪何能直達於
聖天子之前哉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尚敢於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責
朝廷之官賣
朝廷之法復賣
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貪殘暴横兩江之人知之在
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亦無不知之祇緣督臣權勢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監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
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

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
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
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即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
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
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
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
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
世咸仰
聖王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
出一時抄誦爲之紙貴
二月奉
旨解任聽審
總督密購得公叅疏亦捏款星馳誣奏遲發五日
而先達
御前三日奉
旨俱解任着審事大人審明具奏部文未到公又上
瀝陳被誣始末疏其畧曰臣因前會審江南辛卯
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間立議之李啟等供出
安藩司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

而督臣曲意庇護不容究訊與臣從前所聞督臣通同賄賣并要銀保全之輿論相符是以不敢徇隱先疏題叅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罔聖聽欲圖報復但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欵分晰為我

皇上陳之如第一欵謂臣止督臣不必下洋恨不聽從遷怒於為督臣催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以通賊既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拖斃元隆胞弟張五於後等語查四十九年臣准部文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標並無戰船聞督臣由鎮江來蘇臣出郊迎接同至上海臣向牙行催募民船而民船止可裝載貨物不堪用以捕賊臣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既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不有損

國威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後以無船可乘恐沿海內地或有潛藏具摺奏明與提臣分頭偵緝在案何爲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豐自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爲號又冒領照票在華亭已有楊日升等二十餘隻一處如此別縣更不知多少聞鄭盡心敗走恐致破露令伊弟張令濤貪入督幕將洋貨賄督臣督臣在上海縣十餘船鋪設皆元隆以素所蓄積擧餽與其庇護伊弟張令濤押船沿海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借出洋之名爲裝運貨財之計也比時先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余元亨等照票籍貫互異供係張元隆代領臣飭上海常熟兩縣提訊元隆托病不出兩官親至其家取供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於旁臣聞

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遂廵
不敢止具收管申送聽其在家逍遥迨臣回署發
審遽報元隆病故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
即曰果死亦係久病而亡其黨張思永等現在並
未報故案内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
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也二款誣臣與上海
知縣許士貞同窓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獲徐
君祥失事案内之犯改爲十一月并將久已拖斃
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尚議以現存咨題冀
免士貞處分查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咨叅武職
年限先據按察司揑詳四十八年十一月獲犯臣
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
情揑飾據詳咨部也迨五十年二月會同督臣咨
叅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日期臣因廵撫

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
懦所致而揑改日期並以拖累盜犯謊稱現存實
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
三欵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
富户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同知施世驊
捕獲盜首臣隱囑陳鵬年不行究贓致斃在獄反
叅施爲誣良等語臣查保甲之法涖任亦經嚴飭
至今奉行無誤至臣屬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
盜案一百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十二件五十年
止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蘇州而計之四十
八年共報五十七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
十年共報十七件是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
息亦已漸次消弭何反謂盜賊充斥至施世驊所
訪拿陸鳴欽案內盜犯夏麻子所供夥盜查拿並

無其人所供賍物亦與原報不符實非陸案真盜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即審釋以致病斃臣先具疏題叅如謂臣嘱陳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叅鵬年鵬年何以甘心默受乎四欵謂蘇糧道贓大受上年四月尚在松江而題叅貝二等七案盜案竟揑作大受因公出境𥨊免大受處分查疎防盜案道員例止罰俸前據按察司開報該道因公出境臣以此時正值催漕過淮之時據以叙稿移送督臣畫題拜

進督臣題叅按察司焦映漢案內已將此爲映漢徇庇大受奉

旨勅臣究審審明之日臣應自行檢舉第督臣與臣會同具題失察當同受處分若臣徇情何以會題之時不即指明駁飭及連名入

告之後先叅臬司又叅臣作弊乎五欵稱蘇松糧船過淮遲悮非鎮帮開遲阻壓指臣揑餙欺罔等語臣查漕船例係頭帮受兊先行而尾後帮船續後趕帮交兊故尾船開行較頭帮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就尾船而言非通帮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鎮帮開遲阻壓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鎮船於四月初四日起十五日完常船十六日起二十日完蘇船二十一日起五月十六日完松船十六日起六月初六日完皆先後聮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帮攙越又何虛揑欺罔也六欵誣臣與方苞好友延署著書昨刑部行文查提并南山集刻板並不差一員一役提拿且南山集板藏於蘇州書坊伊豈不知等語臣查上年部差筆帖式王六嚴拿方苞尤雲鶚值按察司焦映漢在蘇臣即傳

該司并蘇州知府孟光宗飛騎至江寧會同知府劉涵容拿眼同王六差遣續據該司呈獲方苞并雲鷚兄雲鵬臣專差庫官王鴻賫交劉涵轉交王六解部有案可考王六可詢何誣臣不差一役至滇黔紀聞並刻板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督臣署安撫印准到部咨亦未移會到臣後方雲旅供板在江寧始准督臣知會而書板已經方苞交出並不在蘇州書坊臣與方苞雖曾一見並未延請著書令臣所刻之書載有同校之人絕無方苞名字不過以戴名世一案現擬重辟故借著書之說誣臣黨惡以動

聖聽耳七欵稱臣專以賣書爲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駁訊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不斃命等語臣查命盜關係重大有疑不得不

飭行嚴審期無枉縱而臬司衙門駐劄省城距蘇五百里由院而司由司而府縣往返程途輒至逾限此亦時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至開期放告酌量批准不過數紙何爲濫准詞狀若謂臣拖累斃命臣查前撫任時四十八年共監斃三百五名而臣任內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共二十四名皆有案可考至臣著書賣書臣自愧學問空疎止據先儒之成書而表彰之又因閩中刻匠至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賣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聽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爲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又不敢糊塗也總之噶禮之蓄怨於臣起於臣之

發覺大棍張元隆而乃曲庇馬逸姿撫拾前欵欺
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欲致臣於死幸荷
皇恩寛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欵據實陳明仰祈
鑒察此疏後亦發
欽差大人併審是時百姓聞公解任罷市撤業迨奉
到部文即日交印數萬人擁入公舘哭聲震揚城
請暫停送印欲相率赴京師叩
闕公出諭云自我到任以來事多掣肘並無一點好
處到百姓今因公解任實屬浩蕩之
皇恩曲直有大人公斷若遲遲送印則我抗
旨之罪不可逭矣爾等各歸安業亦不必上京衆皆
環泣不肯去自辰至申人擁擠印不得交後至鹽
院衙門懇求代題鹽院見人衆許之乃稍散得交
印翼日維揚士民扶携集公舘具果蔬以獻公弗

受皆勝行而言曰公現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令將去無郄子民一點心皆跪泣不起不得巳乃收腐一塊菜一束而蘇松等郡罷市紛紛報至相率呼籲保留

三月降三級調用部另推巡撫疏留中

公於糧船遲悞一案自行檢舉部議降三級調用凡大臣議處內閣擬

旨必另行提出俟

上閱親定時內閣以公巳解任即離於循常應批依議之本中以進及吏部開缺

聖祖乃下

旨不必開缺俟張鵬翮

審明互叅之日再奏

夏四月聽審畢回蘇州

初會審科場事時公與總督抗辯欽差大人頗有中立調停之意後公參總督疏內有欽差大人因子張懋誠現令懷寧不無瞻顧等語大人不悅及審遂左袒總督時揚州闔郡士子上大人書其畧曰生等沐閣下栽培之日舊矣去年吳泌等賄通關節及於敗露聖天子赫然震怒欲挖掘根株擴清士類鞫問之任不以委他人而委閣下知閣下明允公直爲可倚毗也閣下奉茲命以駐節維揚淹滯冬春既有日矣內懷忠信明決之姿外寡片言折獄之效致督撫圓枘方鑿先自牴牾忿爭之疏聞於

北闕復勞
聖天子廑九重之憂
詔閣下結兩事之案生等一介草茅何敢越俎但平
日誦法書史於邪正勝負之機三復其事或以衡
冠或以流涕者性所激也今真見之矣邪正之勝
負即世道之消長而閣下不幸閒在瑕釁執此紐
樞勝負之決將在一言若使正人勝而邪人負則
上安國家下答民望然而不免於身之危將使正
人負而邪人勝則上欺君父下得罪萬民然而或
可苟容其身甚爲閣下憂之昔宋璟勸張說不証
魏元忠之事願以百口爲殉且告之曰名義至重
鬼神難欺張說從其言卒不見禍而榮掛青史生
等念閣下少即顯達歷任清要至今遲暮富貴之
樂既饜且飫何不以遲暮之年甘心無妄之禍爲

國不顧其私彼區區以愛子爲切豈可動哉且
聖天子明照萬里爲正終以獲福爲邪終以受戮近
事昭昭海宇思服此閣下所知也閣下負泰山北
斗之望盛名之下未易可處語云行百里者半九
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萬世之名在於今日少
一蹉跌則不知稅駕之所矣閣下熟思而善處之
此外歌謠文檄遍布揚城而大人不省審公所奏
全虛應革職問徒折贖總督所奏有實有虛應留
任命公往蘇州候
旨將發揚城士子上書請留言途中事不可測公不
聽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公聞之曰以我故勞民至
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鼓登舟比天明百姓仍集
而公已渡江矣至楓橋入寓所蘇人尚未知明日
士民雲集送菓品菜蔬者源源而至一如維揚解

任
時

秋七月赴揚州候審

欽差大人張鵬翮疏上
聖祖以未得真情
命户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再往徹底審
明遂赴揚候審至八月
欽差大人將至鹽院李公來晤手持
欽賜詩扇内有官箴乏恊恭之句謂公曰此一句為
老先生與制臺而作也
上意俱欲保全又恐兩人不和老先生仰體
上意自認些小不是我當啟奏必兩復矣益總督所
使也公曰

聖意正未可知我既叅奏豈有調和之法李又曰彼
黨衆必遭害公曰
聖明在上我何懼焉
欽差大人至候審於公館大司空曰二位皆
皇上所愛惜者
皇上最喜同寅恊恭何不兩家各相讓免爭競乎公
曰某何嘗不讓自涖任以來我所讓多矣今因
朝廷大事叅奏亦無可讓也總督不發一言乃各退

九月復回蘇

大人止取親供不質對所審畧如前議議公革職
免徒總督免議故仍回蘇候
旨至蘇之日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每家各排香
案恭迎兒童父老塡塞街巷

冬十月復巡撫任

吏部覆江南督撫互叅一案如

欽差大人議奏

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及守果係無能噶禮雖才具優長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叅之案各因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爲可恥朕臨涖天下五十餘年粗通政事自滿州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叅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爲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叅手批不准其親筆現在噶禮處這所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矣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等覆奏

皇上評定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確當天下臣
民無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
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
州所叅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叅大抵多漢軍皆非
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
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視
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
噶禮辦事歷練至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
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彼目前碍
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
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
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
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

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
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
全昔趙申喬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
人皆畏其口直及與俞益謨互相訐叅彼將亦有
言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詳訪即彼所轄武官及
陝西人良心不昧但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
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
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黃河垻地免糧一事朕
亦不准行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
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
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
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叅
張伯行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叅他各
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

令其叅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貽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為督撫及現在大臣具摺者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碍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鷗盟一句不過托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辭多抑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詩現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之心公矣噶禮曾叅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彼總督所叅之人並未下旨令李麟現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倘噶禮先具摺奏聞朕必不准其叅奏也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審彼噶禮

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令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激如師懿德江琦額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爲正人清官者無所畏懼則人皆欣悅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九卿復奏

皇上天地爲心大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爲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亘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輙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訐叅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

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
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
聖裁十月十二日奉
旨張伯行革職留任噶禮革職是時吳中士民聞公
復任之信歡聲雷動牓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訂於月之二十七日
齊赴圓妙觀焚香結綵拜謝
皇恩屆期士民扶老携幼填集觀中幾不能容江南
士民在京師者於長至月朔復集數萬人持香至
暢春苑跪奏各願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真實感激之意
聖祖大悅又福建全省士民聞公解組奔惶籲呼如
失怙恃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
亦古今僅見事也
十一月請
陛見祝
萬壽未奉
俞允
訪劉仁寶
在揚時有如皋劉仁寶名道明以所著語錄四書
補註求見公適有事辭之及復任閱其書所學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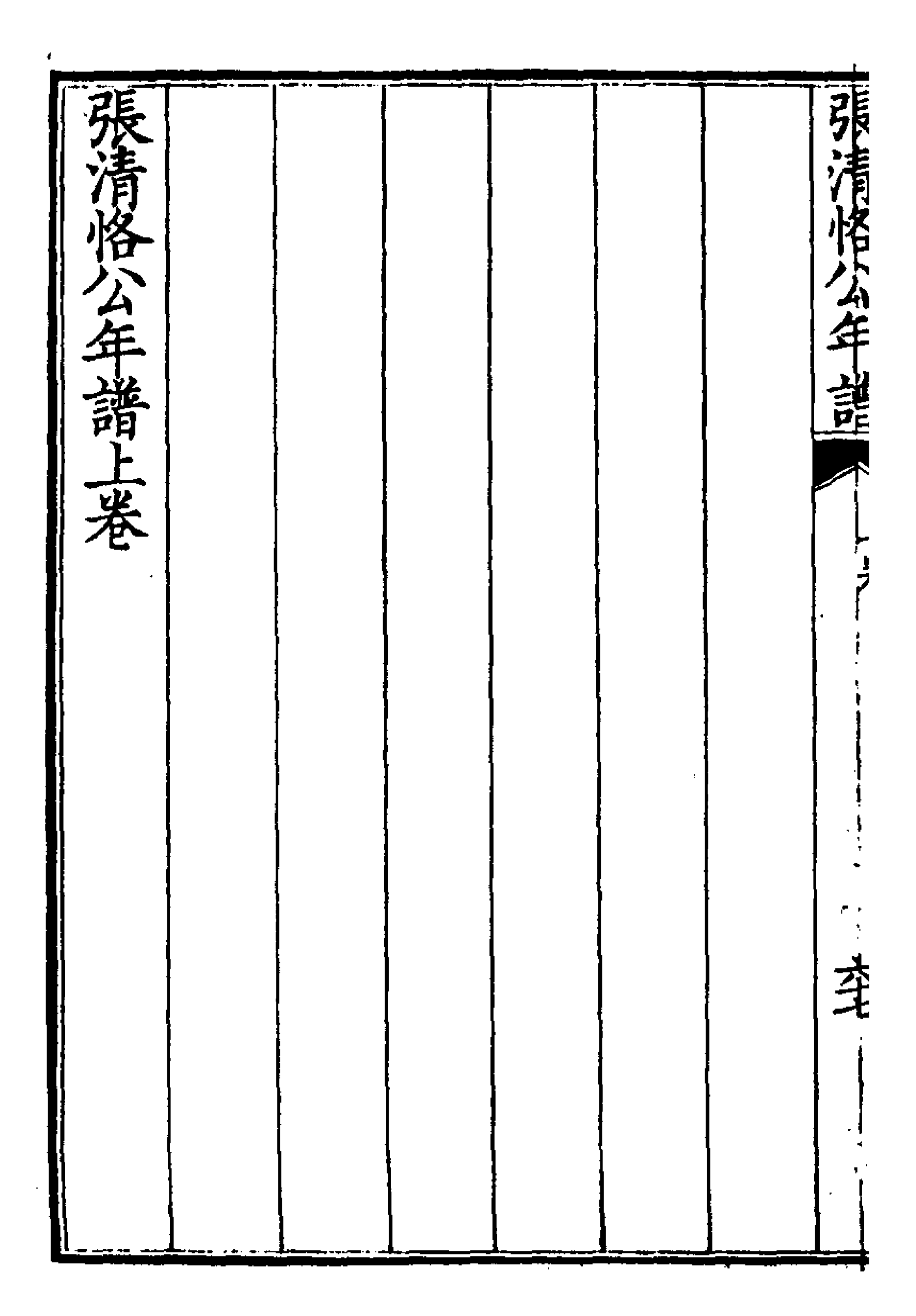
正亟訪之則已沒矣公
深爲悅惜刻其文集

小學集解成

公云小學者大學之基朱子此書有功聖學不小
自異端但求速化舉業惟求倖獲而小學遂塵封
高閣今
特旨頒行課試作論甚盛典也乃坊間刻本無慮數
十種纂註標題但爲試論剽竊之地絕不示以躬
行實踐之方且每見註家於所引經書之下云已
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
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實同歸而語各有當故集
諸家註釋善本彙爲是編使學者知爲大學之基
不徒爲試論之資云

三朝名臣言行錄成

朱子纂輯本朝名臣言行錄分前後二集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集別集並傳於世公以卷帙分散而無統乃約而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迄於王文憲公栢合一百五十三人爲宋朝名臣言行錄既又纂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迄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爲元名臣言行錄又纂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爲明名臣言行錄總題曰三朝名臣言行錄是時已有定本以卷帙浩繁未即授梓至乙未夏罷任倉卒中遂致散失今宋明兩錄各存四卷而元錄竟無有後欲補輯而迄不能就殊可惜也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